

语境修辞论

张廷远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序

张廷远的《语境修辞论》即将出版,对汉语修辞学来说这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因此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近几年来,语境修辞问题已经逐渐受到关注,但从总的情况看,这方面的成体系成系统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而且从内容上看主要的还只是集中在有关专题修辞研究的方面,涉及的面和内容比较狭窄。所以在语境修辞研究方面要真正有大的进步,无论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需要有进一步的开拓和深入的发掘。《语境修辞论》的出版正是这种努力的一种体现,该书出版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从内容上看,本书主要是把语境理论引入修辞领域,集中分析了语境对修辞的影响,探讨了字、词、句、篇在一定语境状态下的修辞价值。书中主要从分析语境的特质及分类入手对语境所给予修辞的影响问题作了规律性的揭示。因为是集中于对字、词、句、篇的运用与语境关系这一问题的探讨,因此论述也就显得比较系统、深入,具有一定的深度,在语境修辞研究的发展阶段,能有这样的成绩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一则并不一味地求全,他善于抓住每个章节最主要的东西,决不面面俱到;二来他善于以少取胜,具有一种化繁为简的能力。具有了这样的能力,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这种能力很重要,在科学的研究中,在科学著作的写作中,因为有了这种能力,就能把内容写得很切中实际,人们才能从中得到教益。

语境，其实很平常，大家都知道的，并不神秘，也不很复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一些论著中，就显得极其高深，很难把握。有时候，就像一些人所挖苦的那样：本来简单的东西，我也明白的东西，被你那么地一说，反就把我搞糊涂了；本来还算容易的东西，被你这样一理论，叫我反而不知所云了。恐怕就是缺少了这种能力的缘故吧！

我以为，从另一方面来看，任何一部学术专著，具体的学术成果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在研究方法论上的启示。该书在方法论上告诉我们：

第一，修辞研究可以从语义、语义场范畴入手，结合语义效果对修辞规律进行探索。

第二，结合汉语实际，把语境分为语法语境、词汇语境、言语语境、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并就其对修辞的影响进行综合的研究是切实可行的。

第三，致力于认知的解释，因此可以得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深层次的结论。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这一研究很显然还并不是对语境修辞的最全面最系统的探讨和论述。但作者的这种探索精神，相信一定会给以后的研究以有益的启示。我特别想向研究汉语修辞的人推荐这本书：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结构框架，或者说写作方式，可能都是会有所启发的。

张廷远是我的学生，早在其上大学期间，就在《语文知识》等刊物上发表修辞方面的文章，足见其对汉语修辞的热情。可以这样说，在今后的学习与探索中，他会以自己的智慧与饱满的激情在修辞的广阔天地里有其作为，有其收获。

是为序。

陈伟琳

2007年5月于申城



自序

修辞是一门美的艺术。

语法是让人们把话说对，说准确；修辞是让人们把话说美，说甜，说得贴切，说得动人。

说话，写文章，讲究修辞，就是在追求美和创造美。

美是生活的华彩，美是生活的精灵。

美是飘飞的柳絮，是缕缕的荷香，是金色的稻穗，是傲霜的腊梅！

爱美是人真真切切的深情，亲情是美，友情是美，爱情是美。

修辞是美的心之天空，修辞是美的情之花园。

但，把话说对容易，说美就要费一番脑子。这里说的把话说美，其实是我们常说的修辞。什么是修辞呢？说通俗点，修辞是依据一定的语言环境，运用各种表现手段、方法，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一种活动。同样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是否讲求修辞，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修辞同语言的各个要素——语音、词汇、语法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显然，语言形式的选择、加工，离不开词语的增删、更换，离不开句子结构形式的变动，离不开对词语声音的调配与斟酌。修辞必须建立在这些语言要素的基础之上，才有“选择”的可能性。所以，修辞是对语言各要素进行综合运用的一门学科。它跟语音、词汇、语法

等语言要素不是一种平行、并列的关系。

修辞要研究怎样运用语音的规律来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要研究语调、叠音、拟声、儿化、押韵、双声叠韵在表意上可以起到哪些作用,怎么利用它们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语音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声音的结构规律。

修辞要研究怎样才能精当地选用词语——着眼于研究词语同义形式的选择和运用;词汇则是研究词汇的构成、发展变化,词义以及词语规范化等问题。

修辞是在语法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如何调整、安排句子的结构形式来充分发挥其表意作用,从而取得良好的修辞效果。例如长句、短句在表意上都有哪些修辞效果,如何运用等等;语法则是研究语言中用词造句的规则,解决把话讲通,把语句写通的问题——确定语法的规范标准。

此外,修辞还和文字、逻辑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有时利用汉字的字形来加强语言的表现力,使语意表达得委婉含蓄一些,例如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两个‘山’字摞在一起,我请你出去!”是把“出”的字形上下拆开来说的,和“你出去!”比较一下,前者的语气显得比较平和、委婉一些。

修辞和逻辑也有密切的关系。逻辑研究思维的规律、思维的形式。有了一定的逻辑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进行思维。思维的条理清晰了,这就为语言的完美表达奠定了基础;否则,思维混乱,不合逻辑,语言的表达自然就不可能准确、完美了。

但是,一个词,一个句子,它到底说得是否准确、恰当,说得是否美、是否甜,这不取决于该词、该句子本身,而是要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语言环境内,即言语的表达效果不能只停留在言语本身,而是将其放在一定的语境内,充分考虑这个目的语背后能影响表达效果的各种因素,使该言语单位在一定语境的确切含义和表达效果得以定位。

把语境理论引入修辞学习中,与语言学习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语



境中学修辞，就是结合言语的运用掌握修辞。这样，就能够看到词句的实际运用情况，因此就容易感悟，而且还有利于我们灵活地掌握词句的具体用法，得体地运用所学言语进行交际。用这种方法可以克服孤立运用言语的弊病，拓宽修辞学习的新领域，激发学习者学习修辞的浓厚兴趣。这种在语用学的基础上进行动态的修辞学习，不仅能让我们在使用中结合具体的情景去领会词句的确切含义、体会词句的实际用法，也能增强听说读写的能力，进而提高我们的整体言语水平。因此，把“语境理论”引入修辞学习中，采用“语境修辞学习法”是提高修辞学习的一个突破口，是改革修辞学习的一个新思路。

本书就是把语境理论引进修辞学习领域，利用语境的有关知识进行修辞学习的一个尝试。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语境的各种途径有效地进行修辞学习，使我们在特定的语境中能辨别词句的不同内涵，掌握词句的具体用法，帮助学习者能在句、段、篇等实际的语言环境中选用不同类型的词句去表情达意，以此增强我们每一个学习者的语境意识。

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得到了我的老师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陈伟琳教授的热情鼓励和悉心指导；同时，信阳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的部分老师给予了积极帮助和倾心支持；还有出版社编辑为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的学生陈莉也辛苦了不少。谨此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并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语境修辞学习方法论并不排除其他学习方法的有效运用，它是传统修辞学习法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在著作过程中，著作者倾注了自己极大的热情，并以此期待专家和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张廷远

2007年06月18日



目 录

序	(1)
自 序	(1)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二章 语境语义的性质	(11)
第一节 语法意义	(12)
第二节 词汇意义	(13)
一 概念意义	(14)
二 关联意义	(15)
第三节 语境对词用的影响	(32)
一 语境赋予词语的文化性	(32)
二 语境赋予词语的时代性	(33)
三 语境赋予词语的交际性	(34)
四 语境中词义联想的非固定性	(34)
第三章 语境的特质及类别	(37)
第一节 语境的本质	(37)
一 语境是一个特殊的“场”	(38)
二 语境是一个包含多层次语言文化集合体的“场”	(38)

三 语境是一个包含用语言符号编码(语码)的多层次语言文化集合的“场”	(38)
第二节 语境的特征	(38)
一 非区别性特征	(39)
二 区别性特征	(42)
第三节 语境的界定	(46)
第四节 语境的功能	(48)
一 制约功能	(48)
二 解释功能	(49)
第五节 语境的分类	(50)
一 语言语境	(52)
二 非语言语境	(56)
第四章 语境与修辞的关系	(61)
第一节 语境对语义的制约	(61)
一 语境可以显示语义	(61)
二 语境可以延伸语义	(64)
三 语境可以取舍语义	(64)
四 语境赋予词语临时内涵	(64)
第二节 修辞与语境的辨证关系	(66)
一 修辞的含义及原则	(66)
二 修辞与题旨	(72)
三 修辞与语境	(73)
第五章 语法语境修辞论	(80)
第一节 词素语境与修辞	(80)
一 附加式构词方式的修辞转义	(80)
二 重叠式构词方式的修辞转义	(82)
第二节 句法语境与修辞	(89)



一 联合结构违常的修辞转义	(89)
二 数量短语的修辞转义	(92)
三 词性变格的修辞转义	(105)
四 词语的变格锤炼	(119)
五 歧义结构的修辞转义	(124)
六 语序的修辞价值	(138)
七 句式的修辞价值	(149)
第六章 词汇语境修辞论	(166)
第一节 词语搭配关系论.....	(167)
第二节 词汇语法搭配中的修辞价值.....	(170)
一 动宾结构变换为主谓结构	(170)
二 变换的语用价值	(173)
第三节 词语违常搭配的修辞价值.....	(175)
一 词语违常搭配的特质	(176)
二 词语违常搭配的主客体条件	(179)
三 词语违常搭配的修辞价值	(183)
第七章 言语语境修辞论	(189)
第一节 词语的言语修辞功能.....	(190)
一 词语的语言修辞功能	(191)
二 词语的言语修辞功能	(192)
三 与言语语境相关的言语修辞标准	(194)
第二节 上下文语境中词语的选择关系.....	(198)
第三节 视角基点与言语的修辞转义.....	(203)
一 视点对语义的影响	(203)
二 视点的修辞价值	(207)
第四节 语言违常性的修辞价值.....	(212)
一 非实用性特征	(212)

二 非科学性特征	(214)
三 非确定性特征	(216)
第八章 文化语境修辞论.....	(219)
第一节 在联想意义中的应用	(220)
第二节 从文化背景看词语的附加修辞功能	(222)
一 对应词语的文化内涵大相径庭	(223)
二 对应词语的文化内涵截然相反	(224)
三 对应词语的文化内涵部分相同	(226)
四 对应词语,文化内涵为一语独有	(227)
五 文化中的词汇空缺	(228)
第三节 从比喻看词语的文化修辞功能	(232)
一 来自动物有关的比喻之联想	(232)
二 来自颜色有关的比喻之联想	(235)
第四节 从性别歧视看词语的文化修辞功能	(236)
一 从构词看汉语女性辱称的构成方式	(237)
二 从语义看汉语女性辱称的构成方式	(237)
三 从修辞看汉语女性辱称的构成方式	(238)
四 汉语女性辱称构成方式的特点	(239)
第九章 情景语境修辞论.....	(241)
第一节 实际言语情景与修辞	(241)
一 情景意义与交际场合	(242)
二 情景意义和交际角色的关系	(246)
第二节 语体情景与修辞	(252)
一 语体与修辞	(252)
二 书面语体的类别及其特征	(258)
第三节 语言风格与修辞	(263)
一 豪放与柔婉	(264)



二 繁复与简约	(265)
三 明快与含蓄	(266)
四 绚丽与平实	(266)
第四节 情感情景与修辞.....	(267)
一 情感色彩的配合	(272)
二 形象色彩、时代色彩的配合	(275)
主要参考文献.....	(278)



第一章 导论

印度诗人泰戈尔曾写过这样一句散文诗：“不是锤的打击，乃是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经过精心调整、加工、修饰的语言，似水纯美，力胜千钧。如若疑惑，请听两个故事。

在巴黎的一条繁华大街旁，站着一个衣衫褴褛、头发斑白、双目失明的老人。在他的身旁立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我什么也看不见”一行字。原来，这是一个为生活所迫向人乞讨的穷苦人。街上过往行人很多，那些穿着华丽服装的绅士、贵妇人，那些打扮时髦的少男少女，看过了他面前那块木牌上写的字后，却无动于衷，只是轻轻地一笑，便姗姗而去了。这一天，法国著名诗人让·彼浩勒经过这里，当他看了木牌上的字后便问老盲人整个上午的收入情况。老盲人叹息地说：“我，我什么也没有得到。”脸上现出非常悲伤的神情。让·彼浩勒想了想，拿出笔悄悄地在木牌的那行字前添上“春天到了，可是”几个字，就匆匆地离去了。晚上，诗人又经过这里，他询问老盲人下午的收入情况。老盲人笑着对他说：“先生，也许是上帝保佑，下午给我钱的人多极了。”让·彼浩勒听后，满意地笑了起来。

“春天到了，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这句话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巨大的魔力呢？在于它蕴藏着丰富的话语信息量，涂抹着浓厚的感情色彩。根本一点，还在于诗人善于根据特殊的语言环境，极为成功地

对原话语进行了调整、修饰和加工。试比较一下，一个人双目失明，别人一瞧便知，申述“我什么也看不见”能起什么作用呢？诗人添上了六个字，真是点石成金，它一下子便震动了人们的心弦。是的，春天是美好的，有谁不想观赏春姑的艳丽衣衫？有谁不愿去追逐春姑的脚步？那蓝天白云，绿树红花，碧草如茵，清溪似带，是多么令人陶醉啊！可是这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美”，对于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来说，却无法领略、享受。万紫千红的春景在盲人面前只不过是一片黑暗罢了。每个双眼明亮的人怎能面对他的不幸而无动于衷呢？为什么不能帮他减轻一点痛苦呢？种种联想，便是由这句话诱导出来的。

单说“春天来了”不会有什么震撼人心的力量。可是当诗人用它来衬托“我什么也看不见”这个句子时，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环境，便立刻显示出两个句子组合在一起的艺术魅力。诗人对这种语言形式的巧妙选择，就是语境修辞。

修辞正如绿荷浮于清水，是为了适应特定语境而选择最恰当的语言表现形式。语言形式因语言环境的不同而表示不同的意思，很有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味道。

清人陈其元的《庸间斋笔记》中记载了一个范进式的人物马淡于的故事：

嘉兴马淡于先生累踬乡试。道光辛巳会开恩榜时，室中窘甚。妻苦劝其不往，先生不可。典质簪珥而行。出闹意得甚，日盼捷音。放榜日，伫立门首。会同里沈莲溪观察中试，报录者误入其家。邻人咸从入之，众口称贺。先生大喜，登楼易衣冠，命其妻为之着靴，顾而矜之曰“如何？”语未毕，楼下忽呼曰“误矣！中举者乃沈家也。”一哄而散。先生靴犹未着竟。其妻仰而诮之曰：“如何？”

文中两个“如何”的意思正好相反。马淡于的“如何”显然是：“我说能考中吧，怎么样？”而马妻的“如何”也一清二楚：“我说考不中吧，怎么样？”

美学家认为，美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变化的。著名修辞学家



陈望道先生(1976)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看看，修辞学家和美学家的认识是多么的一致！

什么叫做“题旨情境”？所谓“题旨”，指的是写说的内容和目的，所谓“情境”，指的是写说的对象、时间、地点等方面，也就是写说时所处的种种环境、条件。所谓“适应题旨情境”，就是说讲话作文必须依据写说的内容、目的、对象、时间、地点等因素来恰当地运用修辞方法或手段。任何修辞方式，任何语言材料一经离开表达的“题旨情境”，也便无从讨论其价值，也便无从评论其美与非美。在复杂的语言世界里从来就没有一个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的修辞方式和语言材料。词语的选择、句式的调整、辞格的运用无一不应从具体语境出发。

就拿一个“爬”字的修改和运用来说吧：

(1) 白天在图书馆的小书库一角，夜晚在煤油灯底下，他又在爬，爬，爬了，他要找寻一条一步也不错的最近的登山之途，又是最好走的路程。(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原稿)

(2) 一白天在图书馆的小书库一角，夜晚在煤油灯底下，他又在攀登，攀登，攀登了，他要找寻一条一步也不错的最近的登山之途，又是最好走的路程。(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修改稿)

作者把“爬”字改为“攀登”，这一改动是更为符合这篇文章的“题旨情境”的。虽然两个动词都可以表现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但是，“攀登”可以更好地表现出动作向上的趋向。而且它是个双音词，带有书面语体的风格，因而比之口语词严肃一些。

然而“爬”字被杜鹏程选用在《保卫延安》中的这几段话里，却又是非常精彩的了：

(3) 春天爬上了树梢。

(4) 司令员向外看，黑暗已经悄悄地从他身边逝去，黎明爬上了

窗子。

(5) 赵劲脸色严峻，那由心里涌上来的难过爬上了嘴角。

从词汇学的角度来看，“春天”、“黎明”、“难过”都不是“爬”的适用对象。但从修辞学来看，这几个“爬”字把“死”的对象写“活”了，把静态的事物写成动态的了，这就大大增强了小说叙述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据说有个初学写作者，他读了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以后，觉得这篇文章的词语太美了，要是能用一些在自己的文章里该多好，于是他在一篇习作里写道：

(6) 亭亭的小鸟屹立在枝头上，田田的树叶上笼着轻纱的梦，微风吹来，树枝发出一丝颤动，弥望过去，更显出它的丰姿。

这样的模仿之作真有点“东施效颦”了。“亭亭”般是用来形容美女的苗条身材或花木生长的形态，怎能去形容小鸟呢？“小鸟”又怎么能说是“屹立”在枝头上呢？“田田”是描写荷叶相连的样子，不能修饰树叶。“笼着轻纱的梦”，原著是用来比喻月光下荷塘里浮起的薄薄青雾，而模仿者用来写的是什么东西呢？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提到说话和写文章时要做到“有的放矢”、“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其实说的就是讲话应该适应语境的意思。吕叔湘先生(1953)在谈到修辞时也说：“修辞好比穿衣服，人体有高矮肥瘦，衣服要称身，季节有春夏秋冬，衣服要当令，男女老少，衣服的材料花色不尽相同。总之是各有所宜。修辞就是讲这个‘各有所宜’。”这个比方很贴切，把修辞要适应语境的这条基本原则讲得通俗易懂。

鲁迅很善于根据语境的要求来调整、修饰语言。比如同样叙述偷东西这件事，《孔乙己》《阿Q正传》《社戏》三篇作品，对不同性格的人物，就运用了迥然不同的语言进行刻画。

(7) 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



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移”，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鲁迅《孔乙己》）

(8) “阿弥陀佛，阿Q，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唷！……阿呀，罪过呵，阿唷，阿弥陀佛……”

“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阿Q且看且走的说。

“现在……这不是？”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

“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你……”（鲁迅《阿Q正传》）

(9) “阿阿，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那一边的呢？”双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说。

我们也都跳上岸。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一看罢，”他于是往来的摸了一回，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鲁迅《社戏》）

你看，孔乙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又不愿公开承认，于是便换个说法，用“窃书不能算偷”来掩盖自己。这句自我解嘲的话正反映了他那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而至死不悟的典型性格。这样的话只有读过一些古书的人才说得出，而且也只有他那种穷困潦倒、被人踩在脚下而又自甘堕落、自视清高的人才说得出。再说阿Q吧，阿Q也是一个下层人物，深受封建势力的摧残、迫害，在穷得无路可走时也去偷。可他明明偷了别人的萝卜，被人当场发现，却还要狡辩，甚至说出“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这种耍赖皮的话。这句话正暴露了他那典型的“阿Q精神”。他没有文化，是个卑贱的“短工”出身。他绝不会象孔乙己那样去玩弄字眼，所以就只有耍无赖了。又看看双喜、阿发一群农民的孩子吧。这群孩子朴实、忠厚、爽直、活泼。阿发坦荡无私主动招呼小伙伴偷自己家的豆。“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他们不回避“偷”字，而且敢于承担责任，不怕被发现。这样朴实而天真的

话语,只有孩子,特别是农村劳动人民的孩子才讲得出来。

鲁迅也很善于打比方的。但是他也同样坚持从作品内容出发,从作品的特定对象出发,从具体语境出发的原则。比如都是写孩子的手,在《雪》中的“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故乡》中的闰土则又是另一个样:“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润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用“紫芽姜”来比喻雪地里塑雪罗汉的孩子们小手,用“松树皮”来比喻饱经风霜、受尽生活折磨的手;这两个比方都非常贴切而且很有形象感。

又比如都是写成年人的脸,《长明灯》中的郭老娃是个衰迈的地主老爷,小说描绘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像“风干的香橙”。《祝福》中的柳妈,小说又是这样形容的:“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而祥林嫂呢?当她在河边遇见“我”,问起魂灵有无时,她的脸“仿佛是木刻似的”。上面三种不同的比喻,不仅形象生动,且极为准确地揭示了三个人物的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精神状态。

语言环境对语言形式表义的这种制约性就要求我们在进行修辞活动时,不仅要考虑一个词、一句话在通常情况下的表义作用,同时也要考虑它在特定语境中的表义作用。不注意特定语境的制约作用,就会辞不达意,达不到预想的交际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如:

有一位先生请三个客人到家吃饭。时间到了,有一个客人没到。这位先生等急了,情不自禁地说:“怎么搞的,该来的不来!”一位客人听了心里嘀咕啦:“怎么,该来的不来,那我不就成了不该来的了?”他趁主人去厨房的时候悄悄溜走了。主人从厨房出来,一看又少了一位,忙向留下的客人,这个客人说:“你刚才说‘该来的不来’,人家觉得大概自己是不该来的了,就一气走了。”主人一听知道闹了误会,连忙解释:“我说的不是他呀!”这个客人一听,心想:“哦,不是他,那不就是我了。”于是不冷不热地冲主人说了声“再见”,也扬长而去。